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左傳折諸卷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湄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張虎拜

校對官助教臣蔡鎮

謄録監生臣鄧洪繼

左傳折諸卷十一

興國縣知縣張尚瑗撰

宣公

楚子圍鄭

此文全取楚牘故于鄭則寫其卑于楚則寫其大已為郟之勝立一根脚

旁于九縣

疏九縣莊十四年滅息十六年滅鄧僖五年滅弦十二

年滅黄二十六年滅夔文四年滅江五年滅六滅蓼十六年滅庸傳稱楚武王克權使鬭緡尹之又稱文王縣申息凡十一國不知何以言九

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

梧岡曰先縠之見未為失計正坐諸將畏楚以取敗耳不然克矣當是時楚勢張甚伐蕭而蕭潰縣陳而陳滅圍鄭而鄭服楚既得鄭則已扼諸夏之咽喉而得進兵以窺中原問周鼎蠶食之勢且駸駸及上國矣此門庭

之寇利用禦之者也奈何大軍臨河一聞楚氛遽欲退走桓子之氣固已餒矣元帥三軍之司命元帥氣餒而諸將之氣亦餒矣或曰楚直或曰楚壯或曰天方授楚畏之如雷霆避之如熊虎而又何戰之敢望是役也知罃見獲于楚罃父荀首以其屬反焉斬楚一將軍囚一公子而還以一旅之敗卒摧强楚之全鋒而況當三軍未北之先乎惟諸臣不能勠力同心共禦大敵雖欲不敗不可得也而獨罪彘子剛愎過矣

蔿敖為宰

呂覽賛能篇孫叔敖沈尹莖相與友叔敖遊于郢三年修行不聞沈尹曰子何不歸耕乎吾將為子遊沈尹莖游于郢五年莊王欲以為令尹沈尹曰期思之鄙人有孫叔敖者聖人也王必用之臣不若也荆王於是迎叔敖以為令尹而莊王霸按蔿敖為蔿賈子世臣登用非戰國游説之流沈尹尹于沈官名非姓也邲之戰沈尹將中軍莊王欲以為令尹而轉薦叔敖又為史記優孟

象孫叔敖之説所自起譌傳反覆殊不足取

衆散爲弱川壅爲澤

陸粲曰坎爲衆衆衆聽于一則彊今變爲兌之少女而弱衆散之象也又坎爲川川流則不竭今變爲兌之澤止水川壅之象也

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

朱子曰左傳分謗事近世士大夫多如此只要徇人情如荀林父邲之役先縠違命而濟乃謂與其專罪六人

同之是何等語也為林父者只合按兵不動召先縠誅之

其三帥者專行不獲

胡寧曰邲之戰先縠趙旃實敗晉師而獨書林父者責元帥也武侯祁山之戰違命于街亭者馬謖也失于箕谷者鄧芝也而武侯深自刻責以為咎皆在已此亦春秋之義也任歸于一者責有所歸權分于下者衆無適從吳楚既反漢用條侯以梁王之貴太后之尊交請救

援條俟謹守便宜竟破七國唐六道重兵圍淮蔡久而無功及裴度視師雖韓弘亦輿疾督戰遂擒元濟代宗以九節度之師圍安慶緒不立元帥一夕而潰其成敗之效豈不著明也哉

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

令尹不欲則竟南轅王病之必告令尹而改北其君之禮大臣大臣之任國事如此迨潘黨望塵騁告而遽進兵愈見大臣心事若使小人當此反幸國師之敗以罪

伍參矣

晉師在敖鄗之間

述征記碻磝津名也自黄河泛舟而渡者皆為津其城臨水崩于河宋元嘉中王玄謨為平朔將軍前鋒入河平碻磝守之都督劉義恭以沙城不堪守毀城而還

又

郡縣志敖山在鄭州滎澤縣西十五里宋武北征記秦時築倉于山上漢高亦因敖倉傍築甬道下汴水踐土

臺故王宮在縣西北十五里臨汴水南帶三皇山秦所置商仲丁遷囂此也詩搏獸于敖皆此也

民生在勤

伯厚曰生如生于憂患之生蓋心生生不窮勤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怠則放放則死矣公父文伯之母曰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

廣有一卒卒偏之兩

鄱陽馬氏論邲之戰楚軍制綦備三軍以為正軍二廣

以為親軍遊闕以為遊兵臨陳則分左右二拒行軍之翼日則輜重至凡此皆軍政之善也其曰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十五乘為大偏九乘為小偏其尤大者又有二十五乘之偏卒偏之兩者蓋防正軍有敗則以偏卒易之正卒有闕則以偏卒補之

又

陳祥道禮書曰昔周伐鄭鄭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

承彌縫郯之戰楚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申公巫臣使于吳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考之周禮五伍為兩四兩為卒司馬法二十五為兩百人為卒卒兩則人也偏則車也杜預十五乘為大偏九乘為小偏其尤大者又有二十五乘之偏則鄭魚麗之偏二十五乘之偏也楚二廣之偏十五乘之偏也巫臣所舍之偏九乘之偏也先偏後伍伍從其偏也卒偏之兩兩從其偏也先其車足以當敵後其人足以待變則

古者車戰之法略可知也

又

傳士凱曰注云十五乘為一廣而傳云廣有一卒則所謂百人者將分屬于十五乘耶抑别有百人耶又云司馬法十五乘為大偏而傳云卒偏之兩則既云廣又云偏而二十五人亦何所麗耶杜蓋以下文楚子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與司馬十五乘為偏之制同而此偏字又即十五乘為偏之偏故强解之耳愚合下文觀之則

廣兵車名楚子即以名其親兵以其兵為左右二部故名二廣每車用百人故曰廣有一卒其云偏者蓋車之半耳五十人為偏以百人四分之一為承副則逸多勞少自精專無廢事矣傳文太簡奥故難通

又

愚菴曰注十五乘為一廣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十五乘為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為承副疏下云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

右知十五乘爲一廣也成七年九乘爲小偏故此爲大偏也桓五年二十五乘爲偏又不與此相對爲大小

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

師叔即潘崇曰子良鄭之良潘崇楚之崇故犯其名作韻語以賛之晉王濟爲侍中與楊濟孔恂王恂同列武帝嘗會公卿顧而言曰朕左右可謂恂恂濟濟矣梁武帝亦言吳均不均何遜不遜又言朱异實異並同此句法

原屏咎之徒也

北史魏諸將傳論引用其句曰劉潔咎之徒也又盧斐傳論曰子章殘忍為志咎之徒也

與鄭夾輔周室無廢王命

春秋以霸予齊晉不以霸予楚皆就其戰勝之後愚辯之特詳此則當未戰之前兩國通使而晉謹稱王命楚不知有王命晉為霸者之裔雖戰未勝而其詞已嚴義已正矣先縠更之自取死耳

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

任安世曰三路來逐若射其人則受傷不過一人其車仍可進追故於左角先射其馬馬傷則一車皆不能進然後從容以射右角之人右角亦退而逐者惟中路之䰽癸耳且射馬易於射人急忙中先其易者以少其敵

射麋麗龜

斛律光射獸必麗龜達腋其父金以此賞之曰明月必背上著箭豐樂隨處即下手數雖多去凡遠矣麗龜之

射善之善者也

及滎澤

穆天子傳天子浮于滎水乃奏廣樂晉地道志濟自大淮入河與河水合南溢為滎澤通典鄭州滎澤縣禹貢濟水之泆為滎也今濟水不復入滎東流經温縣入河秦始皇二十二年王賁斷故渠引水東南出以灌大梁謂之梁溝索隱云滎澤之口與今汴河口通其水深可以灌大梁按閔二年衛懿與狄戰敗于滎澤乃在河北

此河南之滎澤也猶晉文公始啓南陽在脩武亦河北地而鄧州之南陽則在河南

桓子不知所為

身為元帥敵至而無所措手足視向魋之先逃趙羅之痁作而伏憒怯一類前此無端濟河而東此無端復濟而西隕師辱國乃賴士渥濁幸免于死晉之失刑甚矣

舟中之指可掬也

史通曰不言攀舟者衆以刃斷指而但曰舟指可掬則

讀者自覩其事矣王邵齊志高季式破敵韓陵追奔逐北夜半方歸槊血滿袖同此筆法

屈蕩戶之

少讀宣十二年戰于邲傳云屈蕩尸之殊不覺其誤讀前漢王嘉傳坐戶殿門失闌免師古曰戶止也嘉掌守殿門止不當入者而失闌入之故坐免也春秋左氏傳曰屈蕩戶之乃知俗本尸字戶字之譌也本傳云𦂳子尸之又云以表尸之遂譌戶為尸耳淳熙九

經本長平游御史本相臺岳氏本巾箱小本並作戶而建安本却作尸知此字承譌久矣

董澤之蒲

一統志董澤在山西平陽府聞喜縣一名豢龍池即舜封董父豢龍之所

吾不可以苟射故也

毛晉曰李廣度不中不發與此同

楚師軍于邲

邲即汴水也胡渭曰漢志作卞說文作汳後人惡反字因改為汴自秦將王賁斷滎澤故渠引水東南出以灌大梁謂之梁溝世遂目故渠曰陰溝而以梁溝為蒗蕩渠陰溝東南至大梁城合蒗蕩渠其東導者為汳水京相璠曰在敖北

京觀

司馬懿討公孫淵破襄平誅其公卿以下及兵民七千餘人築為京觀赫連勃勃敗禿髮傉檀兵于陽武下峽

殺傷萬計積屍而封之又襲劉義真取咸陽戰于青泥晉兵大敗勃勃積人頭為京觀皆號髑髏臺西魏時信州蠻蜑據江峽反陸騰討破之死者築為京觀安定人劉迦論反屈突通擊斬之首級萬餘築京觀于上郡山南

又

唐太宗貞觀五年詔諸州有京觀處無問新舊悉令剗削加土為墳勿令暴露真盛德之舉　宋皇祐四年狄

青破儂智高于邕州築京觀其銘有曰遺骸草野百里腥膻肩髀之葬銅柱齊天雖為荒峒叛蠻以是懲之要亦可以為忍也

猶有晉在

楚旅此語大無道純以吞滅諸夏為心其先以問鼎起而後嗣以詬黿終猾夏之罪所以見黜於桓文不必盡由其荆蠻開國也或以其引汋篇止戈為武之語高出桓文之上幾於王者謬甚矣桓文召陵城濮皆奉天子

以號令諸侯楚旅何知惟曰為先君宫告成事而已論五伯者不列秦楚最有深意夫差句踐皆致胙于周固宜進之而鄙著折諸極重春秋列國而痛恨戰國七雄謂五伯有功于三王有心世道之君子其許我乎

作先君宫告成事而還

疏引大傳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奠于牧室新作主而奠祭也楚子作先君宫直以武王牧野之勝自居周公城洛邑祀文王是洛邑有廟也漢惠帝思高帝

之悲樂沛以沛宫為高祖廟武帝廵狩所幸之郡國皆立廟後代多踵事為之楚子自多邲之勝所作之先君宫不知其為熊繹武文成穆蓋倜然以王者戰勝之禮追崇其先世其僭甚矣

師人多寒

尸子雨雪莊王被裘當户曰我猶寒彼百姓賔客甚矣乃使廵國中求百姓賔客之無居宿絶糧者賑之國人大悦

有麥麴乎

唐劉欽明為源州都督為突厥默啜所執至靈州城下呼曰我乏食有美醬乎有粱米乎并乞墨一枚時賊營四面阻水惟一路得入欽明欲選將簡兵乘夜襲賊也而城中無悟其廋者

衛人以為成勞復室其子使復其位

文之初年衛以不朝晉之故執孔達以說于晉至是又以伐陳之故殺孔達以說于晉君憂臣勞君辱臣死以

孔達視甯俞又有生忠死忠之分焉甯子所以不可及

又

孔達事衛成公當晉文始霸之時成公奔楚適陳而歸復坐獄京師幾亡而復存至是享國三十餘年矣公之復國甯武子首功達蓋追隨其後至是更以救陳獲罪晉宋以死捍國謚曰莊子莊子七世孫孔悝以納蒯聵蒯聵賜之鼎鼎銘傳于禮記祭統篇衛孔悝鼎銘云乃祖莊叔左右成公隨難于漢陽即宮于宗周奔走無斁

崩瞶欲盡逐舊臣徒以孔悝立已之功出于劫制圖結其心𠂤銘並非實語鄙𠂤悝𠂤皆堪遺臭傳于孔達之死表其勤事捍患之功子孫所以世為卿族合之祭統篇鄭注孔悝𠂤銘遠相符契考古者不可不知

屨及于窒皇劒及于寢門之外車及于蒲胥之市

二泉曰寢門之外遠于窒皇蒲胥之市遠于寢門之外屨人進屨追而及于窒皇前此未及屨也劒人進劒追而及于寢門之外前此未及劒也車人駕車追而及于

蒲胥之市前此未及車也葢興師之速如此

使解揚如宋

鄭世家云伯宗諫晉君毋伐楚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子虎誆楚令宋毋降按宣元年趙盾伐鄭楚蔿賈救于北林囚解揚揚本晉人嘗弱于楚矣既歸晉而復膺是使怯于始者勇于終名震諸侯遂有誇飾其履歷者太史公未核而採之耳

又

漢景帝時膠西菑川濟南三國共圍齊齊使路中大夫告天子天子復令還報堅守三國將與路中大夫盟使反其言許諾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必堅守無下三國遂屠之馬超圍冀涼州別駕閻伯儉潛出水中將告急夏侯淵為超所獲令告城無救伯儉曰大軍方至咸稱萬歲超怒殺之王敦圍湘州譙王承使周崎求救于外為魏乂偵人所執乂教語城中稱大將軍已破劉戴外援理絶如是者當

活汝崎許之到城下大呼曰王敦軍敗于湖甘安南已尅武昌即日大衆來赴努力堅守乂殺之苻秦彭超攻戴逯于彭城謝玄救之軍于泗口遣中部將田泓没水潛行報城中為秦人所獲賂之使云南軍已敗泓偽許既而告曰南軍垂至勉之超殺之蕭梁兵圍益州元魏統軍胡小虎救之為梁將樊文熾所擒使于城下說長史和安使早降小虎遥謂安曰努力堅守魏行臺傅梁州援兵已至語未終被殺薛仁杲圍涇州唐將劉感為

所擒令語城中援軍已敗不如早降感至城下大呼曰秦王數十萬衆四面俱集城中勿憂仁杲怒射殺之諸人之忠與解揚同而遭逢異也

使華元夜入楚師

楚備甚嚴華元必不能夜入且登子反之牀也所以然者楚莊之意已倦元側之交本親子反開壁以來之抑亦楚莊之意耳左氏密謀徒以夜入見異讀者另當著眼

登子反之牀

淮南子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有善為偷者往見子發見而禮之後齊伐楚子發將以當之兵三却於是市偷進曰臣願為君行則夜解齊將軍之幬帳而獻之子發因使人歸之曰卒有出薪者得將軍之帷使歸之執事明日復往取其枕明日又復往取其簪子發俱使歸之齊師大駭曰今不去楚恐取吾頭乃還師而去子反正懼華元之夜入登其牀也子反國策一稱子發而情

事互見

與之盟而告王

嚴閉止曰楚國之法內官序當其夜豈一司馬之帳閒無守人顧使敵國大臣排闥以入而猶不之覺豈復成其為楚也哉竊意華元子反為交素深元欲向楚特合子反以巧行其事楚之君臣志在服宋不妨開壁以來之登子反之牀而與之盟直以此為誑晉之語耳豈當日之事理哉然則伐陳以挑其釁殺申舟以速其來皆

所以為謝晉地要其向楚之本謀固早定于清丘之日矣

又

梧岡曰子反懼其猝害已也戰國刺客之風於此兆矣

杜氏謂兵法因其鄉人而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而利道之蓋用此法

酆舒有三儁才

酆舒之儁才三智瑤之賢于人者五亡國喪身皆由於

此

後有辭而討焉無乃不可乎

東萊曰赤狄伐晉圍懐之際勢至强也晉侯欲犯其强荀林父請待其衰林父之策是也赤狄酆舒殺伯姬惡已暴矣晉大夫欲縱其暴伯宗欲討其罪伯宗之策是也林父則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伯宗則曰後之人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伐之嗚呼是何心哉聞君子成人之美未聞成人之惡也

聞君子懼人之亂不聞懼人之治也今林父則養人之惡惟恐其不盈伯宗則幸人之亂惟恐其或改處心積慮可謂忍矣

又

晉謀伐吳王濬上疏曰孫皓荒淫宜速征伐若一旦皓死更立賢主則強敵也北周克晉州且欲西還以避齊鋒宇文忻曰以陛下聖武乘敵人之荒縱何患不克若使齊得令主君臣協力雖湯武之勢未易平也趨時若

猛獸鷙鳥之發智勇兼并之術往往如是

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

宛斯曰春秋自定簡以来王室多故經不勝書書一王子札殺召伯而周大夫之相殺不盡書書一周公出奔晉而周大夫之出奔者不盡書書一天王居于狄泉而敬王之出居者亦不盡書豈惟不勝書亦不欲書爾

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

北魏胡太后擅政宿衛羽林軍相率焚領軍張彛宅擊

殺之及其子仲瑀不復窮治因大赦以安之懐朔高歡至洛陽見其事歎曰為政如此天下事可知矣定王之事亦然

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

毛晉曰曰必嫁曰必以殉總一情字往來顛倒魏顆用治亂二字分解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也

又

陳乾昔寢疾命其子尊已曰如我死必大為我棺使吾

二婢子夾我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況又同棺乎魏顆之知禮與乾昔之子同

顆見老人結草以抗杜回

李西涯曰自老人結草之説與後世有以謝玄之捷為蔣子文之功者有稱白衣老父之言立老子廟者有稱玄元皇帝降于朝元閣而求其像者咸陽人上言見白起請為國捍西陲德宗贈起以官人君之愚未有如此者

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

桓温擒李勢破苻雄振積弱之晉而不能免于枋頭之衂哥舒翰屢破吐蕃青海赤嶺之捷聲威赫然及使之禦安禄山則棄潼關而不守固時有利鈍亦敵有堅瑕而才力亦於此分勇怯焉楚莊才雄實非晉所能敵晉適當無君之時其臣如荀林父庸庸無足道郤克隨會之才稍高於林父會之功著于滅留吁鐸辰克之功顯於鞍之勝齊皆遇不若已者而後能一展當邲之時亦

與林父同束手矣晉于滅潞之役推重林父者特至羊
舌職之徒至以文王造周方之擬非其倫論世者平心
自見東漢馮異始焉垂翅回谿終於奮翼澠池光武之
所極賞亦異之才實足以功救過林父諸臣烏能較其
什一哉

且為太傅

子常曰天子太傅三公之官也諸侯太傅孤卿之官也
周禮典命云公之孤四命鄭衆云九命上公得置孤卿

一人春秋晉為霸主亦置孤卿文六年有太傅陽子太師賈佗則晉嘗置二孤

于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

列子晉國苦盜有郄雍者能視盜之貌察眉睫之間而得其情使視盜千百無遺一焉晉侯大喜趙文子曰君恃伺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郄雍必不得其死俄而羣盜謀共殘郄雍晉侯召文子告之曰果如子言矣然取盜何方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

者有殃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教明于上化行于下民有恥心則何盜之為於是用隨會知政而羣盜奔秦按趙文子知晉政在隨會之後此時同括猶未滅也以其出沖虛經故録之

郤子登

劉知幾論若公羊稱郤克眇季孫行父秃孫良夫跛齊使跛者逆跛者秃者逆秃者眇者逆眇者宜除跛者以下字但云各以類逆足矣必事皆再述則于文殊費

又

彭士望曰公穀俱極力描寫左只一登字畫出跛神不覺失笑

郤子登婦人笑于房

朱子答林栗書室戶在房之西偏入室者由房而進至于室郤子登必自西階歷考禮書不見此曲折

又

楊繩武曰平原君傳民家有躄者槃散行汲平原君美

人居樓上臨見笑之躄者至平原君門請得笑者頭平原君不殺賓客門下稍稍引去乃斬笑躄者自造門謝焉此與郤子事俱以一笑啓釁蓋隱疾之惡人指斥如是推之人情凡護其所短者皆然

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

大臣謀國當圖國政之是非而同僚之喜怒不足問其於與國也當視交情之向背而儀節之疎密又在所緩齊與晉自昭公偕宋衛陳鄭盟于扈以定靈公之位嗣

後懿弑其君晉欲討之而竟以賂免晉弑其君齊亦不問徵會斷道齊之四臣實來而晉執之晉有加于齊齊未嘗有貳隨會當國宜執大誼以正郤克若子產之檢柬豐卷費褘之節制姜維而顧葸然畏之退位以讓之俾得弄兵肆志厥後變之避三郤也其勢適熾至不惜祈死以脫身于局外以是為庇宗則得矣如主夏盟之不得其道何蓋郤氏之亡實亡于范氏父子趙文子稱范武子之德謂言于晉國無隱情恐武子之有媿斯言

也

公弟叔肹卒

叔肹為宣公所忌子鉏子偃與於僑如之逆公衍公為從昭公出奔于是文宣以降藩翰凋殘而三桓專國之勢成矣

凡稱弟皆母弟也

李廉曰凡弟先公之子當稱公子諸侯之凡弟當稱字其稱弟稱名若齊年鄭語衛黑背陳招之類者罪其凡

有寵愛之私亦罪其人之恃寵而當國也陳光秦鍼宋辰衛鱄周佞夫之類罪其兄薄友于之義亦罪其人之不能盡道以取禍也蔡紀許叔紀季蔡叔魯季子等稱字者春秋之正例無貶詞也無貶即賢之也其不稱公子者不以貴戚累之其不稱弟者不以私與薄累其兄也係國者言與國一體也季子不可稱國則以子係之美之也叔肹書弟而書字此春秋之變例稱弟明其得弟道稱字者著其賢也惟其稱字所以異於其餘之稱

弟者也

公使如楚乞師

傳為陽橋起本亦自矯截揆之事理則全不可宣公事齊十有八年後雖從晉為斷道盟于齊則未隙也何至起楚師以伐齊乎且是時歸父猶用事東門氏逐而奔仍在齊安得有伐齊之舉此蓋陽橋之後季實致兵秉公之已歿歸父之方奔而駕為此言以誣死者死不能辨亦遂從而致之耳故知傳失之疑當以經斷

文之美惡又當別論也

自外曰戕

鄫子屢為邾人所戕次且之社宋襄使之此則邾人專殺非受主使之比無楚靈之兵力而行子發朱絲之虐鄫人亦從無復仇者春秋亡國五十二此事尤其最僅者也

子欲去之許請去之

仲遂聘晉謀去三桓僑如言于郤犫欲去季孟此二局

者魯季興衰大關鍵也二人之計成所謂去疾而得死也卜楚丘之繇曰季氏亡則魯不昌猶之江左之淮流竭王氏滅然自襄昭之世作三軍毀中軍皆非叔孫氏之意而意如逐君何忌朋比婼必立異以行父之詐忠志逐東門歸父必有不能與之一朝居者陶侃没而庾亮殺偁其情可見吾獨惡夫臧孫之助逆也無行如公孫敖謀亂如僑如皆為之立後則叔孟二氏不絶祀臧紇之奔齊也亦然獨歸父為行父所致毒許迎其意而

急逐之其父文仲不使展禽後展氏宣叔復廢東門一則為季氏得政一則為之除患其處心或未必有意于弱魯而季之專魯由臧氏兩世釀之厥後實龜僂句臧會之奪臧昭伯又與季氏逆亂相始終亦奇矣哉

遂逐東門氏

王方麓曰行父始與仲遂同謀以成宣公之篡後因歸父欲去三桓又假殺適立庶之說以逐東門氏季氏不臣之跡於此見之矣臧孫許身為司寇陽怒而不力爭

反代之逐謂非季氏之黨吾不信也

又

黄東發曰按宣公之立出于公子遂故東門氏專魯政及公孫歸父繼之三桓之强反不若東門氏矣至是歸父欲假晉以去三桓未及復命而公薨故臧孫許逐東門氏而季孫行父主其謀事勢翻覆固有必然者然三桓若去則東門氏益專今東門氏逐則三桓益專歸父也行父也皆以魯為利而皆非魯之利也

左傳折諸卷十一

左傳折諸卷十二　　興國縣知縣張尚瑗　撰

成公

敗績于徐吾氏

程子曰王師于諸侯不言敗不敢敵王也于夸狄不言戰不能抗王也不敢敵不能抗者理也其敵其抗王道之失也桓王伐鄭兵敗身傷經不書敗劉康公邀戎敗于徐吾經不書戰存君臣之義嚴華裔之分立天下之

防也是皆聖人筆削非魯史之舊文也

為齊難故作丘甲

漢刑法志税以足食賦以足兵故有徹邑以賦可使治賦之語葢古者兵出于農直謂兵為賦哀公十一年季孫用田賦是更因丘甲而益增之丘甲亦可云丘賦田賦亦可云田甲孔子謂冉有曰以丘亦足矣若貪冒無厭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今人以賦税二字槩為上取于下之稱無復辨析詎知其截然如此惟禹貢上中下錯

底慎財賦不以兵言然粟米供于甸服而貢賦達于九州合之周禮九賦之式幣用家稍固亦非租稅之謂矣總之稅專言租殷周穀粟亦不取于民故曰助曰藉祗藉其力以耕公田宣公履畝稅租廢壞助法什而取二丘甲田賦之作時方用兵丁男被甲更不堪命或曰稅與賦其即租庸兩稅乎曰又非也禮王制公田藉而不稅此唐制之租也三代之貢助春秋之稅畝秦之阡陌皆是物也王制又曰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則唐法之庸

也三代經始靈臺之詩春秋城郎城向之書也陸贄奏議每田百畝歲輸粟二石謂之租每丁歲役日準絹三尺謂之庸賦也者周禮小司徒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上地家七人可任者家三人云云管子五家為軌五里為連云云魯丘甲田賦皆起徒治賦之法也襄十一年作三軍傳以其役入者無征疏云役謂力役今之丁也邑謂賦稅今之租也曰稅斂曰丁徭曰軍籍古今善敗不同而三者之制不可混也

又

胡氏傳李靖對太宗曰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為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然則一丘所出十有八人積四丘而具一乘耳作丘甲者即丘出一甲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為兵矣則未知所作者三甸而增一乘乎每乘而增一甲乎昭公時常蒐于紅革車千乘則計甸而增乘未可知也楚二廣之法一乘至用百五十人則魯每乘一甲亦未可知也賦雖不同其

實皆為益兵其數皆增三之一耳

又

邱濬曰先儒言兵制之變始壞于齊之內政而家一人

焉繼壞于晉之州兵而家五人焉長勺之戰桓公自謂

帶甲十萬車五千乘叔向亦謂甲車四千乘則兵制之

增益于古可知矣循襲效尤魯遂作丘甲厥後楚為乘

廣魏為武士秦為戎卒古制亡矣兵農遂分更歷千載

永不可復

又

王方麓曰成公以前甸車賦一乘每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每甲士統二十四人即五伍為兩也甲士為之長故亦名兩為甲每甸四丘共出三甲是為兵車一乘之數作丘甲則一邱出一甲其于賦增三之一也杜征南釋此亦誤

請曲縣緐纓以朝

周禮小胥正樂縣之位王宮縣四面諸侯軒縣去其南

面大夫判縣止為東西面士特縣一面而已軒縣三面其形曲故曰曲縣巾車掌王之五路金路鉤纓九就同姓以封象路鉤纓七就異姓以封革路條纓五就四衛以封木輅前樊鵠纓蕃國以封狐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士棧車其飾皆無鉤纓諸侯之卿有受革輅木輅之賜者亦有鉤纓杜注言鉤纓諸侯之飾者以與曲縣對舉也

不如多與之邑

名器不可假人千古至言然謂不如多與之邑殊有語病恐非夫子之言也公孫免餘曰甯子惟多邑故死亦幸而君能致討多邑者耳使多邑不死則晉之三家齊之田氏浸且化家為國矣然則有功者可勿賞乎曰賞當在石稷使良夫從成子之諫不與齊構難安所得新築之敗罰不行于好戰之孫氏而衛受濫賞之費一傳而逐君者即林父也意惟有削孫氏之邑以賞于奚則弄國兵與急國難者賞罰俱得其平乎

又

葉水心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周不許晉隧而與之田豈非此義然地盡則禮亦不能守故卒為至弱之國其要在于無失君道而已

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莊子名公器也不可多取意正相反其下曰古之至人假道于仁託宿于義以遊逍遥之虛上則曰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猶柤梨橘柚應時而變者也郭注釋名

云名鳴也平也器用也

又

荀悦因漢江都王賜天子旌旗引孔子此言曰名設于外實應于内事制于始志成于終故王者慎之夫惟盛德元功有天下之勲乃受異物則周公其人也

又

後漢鄭興傳隗囂廣置爵位以自尊高興止之曰中郎將太中大夫使持節官皆王者之器非人臣所當制也

孔子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不可以假人者亦不可以假手人也無益于實有損于名非尊上之意也罷病之而止

又

唐玄宗欲相張守珪張九齡不可上曰假以名而不使任其職可乎對曰不可因引此二語仲豫子壽因事發論實聖言之的解

又

嘉祐初中官麥允言死特給鹵簿司馬光言孔子不以名器假人繁纓以朝猶且不可允言近習之臣非有元勛大勞給以鹵簿其為繁纓不亦大乎

孫桓子還于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莊宣叔亦如

晉乞師

汪環谷曰齊桓末年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征伐自大夫出矣而未嘗盟會也晉文末年翟泉之盟以諸侯之大夫上盟王子虎禮樂自大夫出矣而非征

伐也今此魯以四卿帥師會霸國之上卿與衛曹之卿大夫敗齊侯于鞌又盟齊國佐于袁婁而禮樂征伐皆自大夫出矣厥後晉悼以復霸之賢首以諸侯之大夫圍彭城城虎牢盟陳袁僑征伐盟會悉付之大夫而蕭魚之後凡役皆以大夫矣翟泉之大夫貶稱人此不勝貶則從同也

又

陳鐵山曰春秋之初齊魯為敵國齊不弱魯不足以強

齊春秋之中齊晉為敵國魯不恃晉不足以庇魯春秋之末齊吳為敵國吳不得魯不足以霸吳齊强而魯之衰也晉强而齊之衰也吳强而晉之衰也三言最得當時情勢然齊雖為患于魯閔之弑高子来盟桓公之德可以告無罪矣獨魯莊于齊為不共之讐而終身事之宣于齊終身芘其宇下宣沒而一朝援晉以伐之伐齊非成公之志行父與仲遂爭政之所由致也四卿帥師魯國未有之事季氏之情見矣牽之敗齊頃遂入朝于

晉魯為之立武宮迨于末造魯既移事晉之志以事吳萊門城下之盟仍以季孫肥伐邾啓釁季氏之向背遠足以挻災鄰敵近則削弱宗社季之强而魯之衰咎不離乎其臣耳

皆主郤獻子

則堂曰師以魯衛為名實則郤克季孫逞其私忿耳凡內大夫帥師惟主帥得書今四卿俱書以見羣下知有季孫而不知有公室勝齊不足喜三家自是愈專而公

室微矣晉賞牽之戰作六軍而六卿專晉之漸亦見矣
衛孫氏秉政世為卿良夫之子林父實為亂首逐君立
君而衛幾於亡矣書曰臣無有作福作威害于而家凶
于而國郤克季孫行父孫良夫是矣

吾以分謗也

韓非子韓子之所斬若罪人則不可救救罪人法之所
以敗也法敗則國亂若非罪人而勸之以徇重不辜民
之所以起怨也起怨則國危郤子之言非危則亂不可

不答也

余姑翦滅此而朝食

韓信下井陘夜半傳發令裨將傳餐曰今日破趙會食

狄青討儂智髙頓軍崑崙關下晨起諸將立帳下甚久

俄有軍候至曰宣徽傳語諸官請過關喫食方知青已

同先鋒破關矣此皆名將成算在胸功成頃刻齊君則

非其倫耳

未絶鼓音

桓温伐蜀戰于笮橋前鋒不利衆懼欲退鼓吏悮鳴進鼓遂力戰大破之柳元景討劉劭攻新亭壘劭兵勢垂克魯秀擊退鼓衆大潰元景宿令軍中曰鼓繁氣易衰叫數力易竭但銜枚疾戰一聽吾鼓聲解張之與郤克論鼓真善于決勝者也

擐甲執兵固即死也

荀子議兵篇曰將死鼓馭死轡士大夫死行列解張之勉郤克守此道也下云左并轡右援枹而鼓師從之韋

之戰竟以致死獲勝蓋八戰之所無

三周華不注

水經注濟水又東北逕華不注山虎牙桀立孤峰刺天青崖翠發望同點黛山下有華泉左傳逢丑父使公如華泉取飲即此水也　酉陽雜俎華不注泉齊頃公取飲處方員百餘步北齊時有人以繩千尺投石試之不窮石出赤如血

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

冕无咎曰戰欲殺敵頃公自以不射其君子爲有禮用此敗執與宋襄公不禽二毛同一迂腐

與之石窌

庾信集有云漢皇聞立義之婦邑以延鄉齊侯見有禮之妻封之石窌蓋婦人之爵從夫而已其獨受封邑者偶一見之於漢蕭何子祿嗣封其沒也無子高后乃封何夫人同爲酇侯晉羊祜建平吳之策武帝追思之依蕭何故事封其夫人夏侯氏爲萬歲鄉侯食邑五千戶

皆婦人別封之特異者也

齊侯使賔媚人

愚菴曰定九年齊侯致禚媚杏于衛注三邑則齊西界媚乃齊邑媚人邑大夫使之接賔客故稱賔媚人

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

鶴林玉露漢髙謂項羽曰吾翁即若翁與此暗合理意甚長

盡東其畝

愚菴曰晉師至齊必渡河經齊之西境使齊之耕者遷其壠畝于東以便晉之驅侵

五伯之霸也

杜注五霸兼三代而言昆吾豕韋大彭齊桓晉文是也顧亭林謂有三代之五霸有春秋之五霸其實春秋之五霸即三代之五霸夸考二百四十年間無有及于宋秦楚三君之説蓋伯也者奉王命以令列國者也楚則自稱王矣靈王為會于申謂其臣伍舉曰吾用齊桓始

慨然有降居牧伯之意伍舉亦告之曰霸之濟否在此會也所稱六王二公未嘗以其先莊王列于桓文明乎楚之不得為霸矣宋襄敗衄無足道秦穆則霸西戎不復東征由晉為之梗其先有納襄王之功為晉文所掩未嘗受王命覲桓文之盛名伯廖宰周公王子虎叔興父王臣王命交錯稠疊意文王為西伯周名二公分陝為二伯規制氣象當髣髴乎此但文王周名王道也故不得以霸名霸為王之衰所以昆吾大彭豕韋際夏殷

之衰而亦稱霸杜氏之說確然不可移易或曰宣成以降王室逾替何命之奉曰實則替之而名未始不畏之內外傳之文可證者不一而足荀子論五伯並及闔閭勾踐顔師古注漢書則及夫差然于秦穆楚莊去取難定無以合五伯之數厥後烈王時齊威王來朝顯王嘗賜秦以黼黻之服此其去春秋之世逾遠猶以王命為兢兢則實替之而名畏之之故也孟子曰五霸假之也楚莊伐陸渾觀兵周疆而不朝懟于王孫滿之對而返

秦穆侵鄭師過周北門而孟明視不知入朝王孫滿以無禮訶之此猶不知假者也不知假故知其未嘗以伯自居也

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

晉郤克一笑怒齊魯季孫以宣公之故怒齊衛亦以見伐怒齊齊非直也而三國則曲甚矣一篇文字只平平敘過全賴此處吐氣使讀者至此曉然曲直分明是則筆之神妙

宋文公卒始厚塟

趙子常云禮諸侯五月而塟三重六翣上公四重執紼五百人遣車七乘明器凡役稱是不可更過內外傳皆載晉文公請隧事宋文厚塟詳于此傳檀弓記宋襄公塟其夫人醯醢百甕按厚塟之風始于宋其臣桓司馬遂自為石椁陽虎塟季平子至有璵璠之僭漢廣川王發掘國內冢藏晉靈公冢甚瑰壯四角皆以石為玃大石人捧燭男女四十餘立侍孔竅中皆有金玉尸猶不

壞幽王冢女子尸百餘衣服形色不異生人此一王一
侯皆不以禮終而殉葬之侈如是春秋時葬埋不度從
可類推

又

呂氏春秋宋未亡而東冢扫高誘注東冢文公冢也文
公厚葬冢被發

又

虞世南傳漢法人君在位三分天下貢賦之一以入山

陵武帝歷年長久比葬方中不復容物赤眉入長安破
茂陵取物猶不能盡
是不祥人也
列女傳夏姬美好無匹内挾技術老而復壯三為王后
七為夫人六卿爭之莫不迷惑失志　宇文士及粧臺
記序春秋時諺曰夏姬得道雞皮三少
晉人使為邢大夫
妙在只如此止以後分室成仇通吳奔命等事左氏集

傳絶不涵及葢此以竊妻爲文彼以致恨爲義也故知文各有題茍不得題即謀篇無術耳

臣何力之有焉

宋真宗澶淵之役石保吉與李繼隆不矜其功更相推遜于上前保吉曰布列行陣指授方略皆出于繼隆繼隆曰宣力用心躬率將士不如保吉

蔡景公爲左許靈公爲右

陳君舉曰諸言御戎皆御君之戎車此云彭名御戎知

王戎車亦行也王身不在故不立戎右使衛者在中蔡許二君居王車上當左右之位若夾衛王然愚按文十年孟諸之役宋公右盂鄭伯左盂雖各自乘車皆楚之故欲驅策列侯俾之扶輪夾轂以示其强

以執斲執鍼織紝皆百人

春秋列國之贈遺好賄多以珍寶重器鄭人以璧易祊田魯僖公行玉二十瑴以免衛侯是也宋之郜大鼎則重矣齊之紀甗玉磬乃又無之下國貢于天子有珍禽

奇獸武王之旅獒穆王之白狼白鹿是也以人賂自此
始執鍼執織太公通女紅極技巧以治齊齊三服官名
天下而魯近之公輸班生于魯故工斵稱焉鄭以鄭聲
著聞故賂晉以女樂二八師悝師觸賂宋以師茷師慧
而人之充賂不可僂舉至句踐賂吴以西施鄭旦乃匹
妹喜妲己而尤物擅千古云

盟于蜀

夏受晉盟而冬從楚盟所謂狎主齊盟也戰鄢陵以後

晉楚所爭者止一鄭此時則楚并與晉爭魯衛矣且晉方德于魯衛而皆竊與楚盟可見楚強之甚其後晉悼稱復伯鄢陵之役欒書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楚盟蜀之時晉幾幾失諸侯矣

晉辟楚畏其衆也

李廉曰楚主中國之盟莫盛于此以楚成之強所得者陳蔡鄭許商臣之暴所得者陳蔡鄭宋皆止四國莊王辰陵之盟更止于陳蔡二國今蜀之盟諸侯從之者十

一國晉不敢爭其後四十三年然後晉楚之從交相見又八年楚靈遂會于申皆此盟蜀之役啓之此不特承邲之敗晉為楚弱又晉方竭力以制齊故無力以抗楚勝齊之得小而縱楚之害大矣

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

時晉之伐齊朝野共不平之錄此以為斷案抑亦左氏之深意

侵敗王略

杜注經略法度通鑑慕容燕使梁琛聘于苻秦曰桓溫猖狂闚我王略胡身之曰此封略也如左傳王與之武公之略宜指疆域言

討邲之役也

趙企明曰諸侯冬從楚而春從晉冬盟鄭而春伐鄭何其不自安不相信也霸主之不作也鄭之從楚久矣使晉有志于抗楚而服鄭曷若移鞌之役于今日乎移七大夫之力以迫楚楚必詘移七百乘之兵以伐鄭鄭必

服令兵力既盡于齊諸侯既屬于楚而區區摟四國于從楚之餘以之伐鄭宜其不足以得鄭也

許恃楚而不事鄭

陳鐵山曰諸侯之從夸蔡為最許次之陳又次之鄭人遨遊南北之間者也陳蔡鄭之所畏者惟楚許又無畏鄭始役之于齊終役之于楚多方以圖免者惟鄭之故許靈公將死而適楚以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悲乎哉遷葉不能免則之夸夸不能免則之白羽白羽之

患如初則又之容城一旦楚有亡郢之釁而游速滅之無所逃矣此可為恃人而人不足恃者戒也

子歸何以報我

魏和公曰此與重耳荅楚辭意略同然知罃之言是文公之言非文公出亡公子也自宜遵晦弢鋒以保身濟事知罃俘執囚臣也自宜著節明義以重國憎仇

雖遇執事其弗敢違

蜀漢遣鄧芝使吴吴主權謂之曰若天下太平二王分

治不亦樂乎芝對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如并魏之後大王未深識天命將提枹鼓從事則戰爭方始耳抗詞不屈與荀罃之對楚子略同

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

徐師川曰此減宣叔之言禮記王制剌取為說蓋春秋時士大夫以為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藉口周制如此故每以臣而敵君偃然主盟會而不辭於是垂隴之會三國之君在焉而士縠專之新城之盟七國之君在焉

而趙盾專之未幾而棐林之師以四國之君令晉大夫而敵齊侯溴梁之盟以大夫而傲其君皆始于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之謊也

齊侯朝于晉將授玉

春秋之初齊魯皆為望國未有朝于人者魯之朝齊自僖公十年始胡傳指言之朝晉自文公三年始至襄公而并朝于楚矣齊頃公以鞌之敗始朝于晉郤至趨進曰寡君未之敢任蓋有不敢當之意焉宋之盟屈建令

晉楚之從交相見意為齊而發趙孟拒之而釋齊秦故二百四十年之間齊終未朝于楚

寘諸褚中以出

褚衣橐也漢書南粤傳文帝遺南粤王上褚五十衣注褚以貯衣莊子褚小者不可以懐大

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晉江統徙戎論引此二語王渾及子濟薦劉淵于晉武帝欲任以伐吳之事孔恂楊珧諫以為不可亦引此二

語

絳人也

春秋有兩絳人焉一城杞一對梁山皆隱君子也田光侯嬴毛公薛公皆是類漢有董公壺關三老自野王二老以下則名載史傳矣

同盟于蟲牢

王阮亭曰蟲牢地在今河南三封邱縣路史雜國名又有蟲氏牢氏蟲氏郣國地牢氏古牢子國

季文子以鞏之功立武宫

自是魯有兩世室矣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宫丹桓宫楹刻桓宫桷皆宫耳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壊止有魯公之世室未有武公之世室説者謂魯用郊禘由成王所賜或以爲惠公所請或又謂請而未敢即行僖公三十一年卜郊之書始行之而武公世室之立乃昉于成公六年季文子之手則知踵事增華非一朝一夕

之故至于三家歌雍季氏舞佾而未有艾也

衛人登陴

好漚鳥者每旦之海上從之遊者以百數明日思取之漚鳥舞而不下矣夏陽說之欲襲衛何以對列國大夫雖然此所謂禮樂施于君子者也若小人非兵戈不禦矣莒渠丘恃陋而不設備以喪其二都即在此一卷中足為龜鑑

晉人謀去故絳

盤庚去耿遷亳遠河害而棄瀉鹵之饒三代以上謀國者多同婁敬建策漢高則主天府土膏富疆之説

必居郇瑕氏之地

水經涑水又西逕郇城詩郇伯勞之蓋其故國也服虔曰郇國在解縣東郇瑕氏之墟也涑水又西南逕瑕城蜀之武謂秦君曰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者也京相璠曰今河南解縣西南五里有故瑕城

沃饒而近盬

沈括筆談曰解州鹽澤方百二十里久雨四山之水悉注其中未嘗溢大旱未嘗涸滷色正赤在版泉之下俚語謂之蚩尤血唯中有一泉乃是甘泉其北有堯梢水一謂之巫咸河大滷之水不得甘泉和之不能成鹽唯巫咸水入則鹽不復結故人謂之無鹹河為鹽澤之患築大堤以防之甚于備寇盜原其理蓋巫咸乃濁水入滷中則淤澱滷脉鹽遂不成非有他異也

又

東萊曰海鹽惟淮鹽最資國用國初建安軍初置鹽倉發運在真州李沆為發運使運米轉入其倉空船回皆載鹽散于江浙湖廣諸路各得鹽資船運而民力寬此南方之鹽利廣而鹽榷最資國用北方之鹽盡出于解池朝廷專置使以領之當時南方之鹽全在海北方全在解池南方之鹽管得其人則害少北方解池之鹽有契丹西夏之鹽常相參雜奪解池之利大抵解池之鹽味不及西夏西夏優而解池劣西北之鹽價直又賤所

以沿邊多盜販二國鹽以奪解池國家多為之措置關防自漢以来海鹽井鹽用煎熬之法皆烹煉而後成解池之鹽耕種疏為畦壠決水灌其間必俟南風起此鹽乃熟風一夜起水一夜結成鹽如南風不起則課利遂失蓋海鹽井鹽全資於人解池之鹽全資於天而人不與仁宗神宗時議禁榷皆不許章惇為相始行之犯刑者多蓋河北鹵地甚廣非如井池可以墻垣籬塹封守又纔煎便成非如海鹽可以禁察河北風俗剽悍靖康

之末盜賊愈多圖利而反以致亂也

有汾澮以流其惡

汾水經澮水西南與諸水合謂之澮交古文瑣語曰晉平公與齊景公乘至于澮上見乘白驂八駟以来有狸身而狐尾者隨公之車公問師曠對曰首陽之神飲于霍太山而歸其逢君于澮乎君其有喜

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

仲達疏敬姜云昔者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居之勞

其民而用之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武王克殷患殷民太富侈太史公曰奢昏厚葬以破其產為其富而驕佚故設法以貧之管子則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讓生于有餘爭生于不足此皆觀民設教故其理不同若遷都近鹽則民皆商販富者彌富驕侈而難治貧者益貧饑寒而犯法惡民之富乃是愍民之貧也

晉遷于新田

顧亭林曰晉本都翼在今之翼城縣及桓叔封于曲沃其孫武公滅翼而代爲晉侯在今之聞喜縣獻公城絳居之在今太平縣之南絳州之北景公遷于新田在今曲沃縣當汾澮二水之間於是命新田爲絳而以故都之絳爲故絳此晉國前後四都之故蹟也

與楚師遇于繞角

元魏西郢羣蠻反斷三鵶路地在汝州古繞角城也項城爲第一鵶分嶺山爲二鵶汝州爲三鵶唐韓翃詩三

鴉水上一歸人

又

據襄二十六年蔡聲子語繞角之役析公以多鼓鈞聲之謀進而師遁是正傳也舍其大端而言其餘事豈以欒書為政威福日尊史家承望風旨每每指其善事而頌言之雖遺正傳不暇顧也好惡日違復不能裁之以義以望閔傷之際遠矣

以申息之師救蔡

林之奇曰楚以申息為經營中國之本故三軍二廣不常出大抵用申息之師僖二十五年以申息之師戍商密二十八年敗城濮曰其若申息之老何成六年以申息之師救蔡其後囊瓦敗申息之師于桑隧昔宣王之世申伯實以王舅為南國之屏翰所以扞城王室秦漢之時南陽為要地此南北形勝之樞要也

善鈞從衆

陳禹謨曰夫三人為衆固也如以常情論莫衆于八人

而三人為少不欲戰者三人而惟是之從不幾違衆乎不知此正其善從衆也蘇子曰從衆者非從衆多之口而從其所不言而同然者是真從衆也武子得之矣鄢陵之役不欲戰者惟范文子而郤至不能從卒以貽其內憂彼葢從衆而不知從善也

此申呂所以邑也

王伯厚詩經考異曰維申及甫維周之翰申甫之地為形勢控扼之要甫即呂也甫刑一曰呂刑漢地里志南

陽宛縣申伯國詩書及左氏注不言呂國所在括地志云故呂城在鄧州南陽縣西徐廣云呂在宛縣水經注亦謂宛西呂城四岳受封然則申呂漢之宛縣也高帝入關光武起兵皆先取宛縣李忠定曰天下形勢關中為上襄鄧次之

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而分其室　巫臣自晉遺二子書

高熲入建康殺張麗華於清溪引太公蒙面殺妲己為

喻夏姬真妲己也子反以不獲娶之故施巫臣之族宜其不令終矣巫臣自晉遺書大類張儀檄楚相之語春秋將夸於戰國人才汚嶮於此發端

又

竊夏姬事須詳但若并敘於此文即緜冗不如特立一篇之妙於此見傳家贏縮處

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

邲之戰沈尹將中軍或者疑其為令尹之誤謂終篇無

沈尹一言一事由此篇觀之沈尹蓋素與子重子反同官同事吕覽又有沈尹蒍叔敖之事矣分室之惡襄昭以下晉卿視為故常魯季氏至於伐小國以自封亦惟子國囊瓦實行之其餘蓋未之有鍾儀謂共王為太子時嬰側並為師保故恃寵而恣横若此遂走巫臣以貽亡郢之禍大臣擅權其害人國若此

乃通吳於晉

城濮之役晉輕楚矣楚於是用范山之謀以圖北方郯

之後楚輕晉矣晉於是通巫臣之使以屬吳遂啓疆所謂晉無楚備楚無晉備者也魏武下荆州而權備之交合闗羽勝襄陽而蒙遜之計興即吳王子蟬雀之説矣

舍偏兩之一焉

傳士凱曰杜注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是卒大於兩傳當言卒之一兩不當言兩之一卒又偏兩之一當言偏兩皆一不當言偏兩之一矣蓋兩者即車也漢書注輪轅兩兩而耦故曰兩詩曰百兩將之楚廣之制車用

百人故云以两之一卒其云舍偏两之一者蓋車之半還為偏毎偏有二两共五十人留二十五人非偏两之一而何

蠻夸屬於楚者吳盡取之

林之奇曰楚人禦吳以江故用舟師吳人撓楚以淮故用車戰吳伐巢伐徐淮西也入州来淮北也吳楚爭淮自此始自雞父之師一敗而吳得入州来滅巢及鍾離矣然則亡郢始于入淮

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

媿菴録曰齊地可反汶陽分自周既已歸正曷又反之文子不能慷慨明言乃私焉胡以見大義

晉討趙同趙括

萬充宗曰史記屠岸賈事未可信獨所云治靈公之賊蓋并案弑靈一獄追論滅趙盾之家由是觀之趙盾弑君公論為昭子孫所不能改者也

又

林雲銘曰此傳與史記二說迥别若就史記之說屠岸賈爲司寇則刑官也兵權非其所屬安能脅令韓厥諸將俾悉從已一也公宫嚴密之地莊姬匿公所乃借爲逋逃藪而索其遺腹孤兒若鼠器之忌何程嬰欲存趙孤不與出奔他國僅匿之山中韓厥旣知之矣歷十五載竟無一人聞之何善於掩覆如是且云居十五年景公因疾見於龜卜聽韓厥之言而立武按春秋同括之死在魯成公八年即晉景公之十七年也景公在位僅

十九年越二年夢大厲患疾而卒子州蒲立安有十五年後卜疾之事乎此尤其彰明較著者但經文止書殺同括不及嬰朔則朔早死而嬰齊奔齊無疑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譏晉侯之殺無罪正與傳合謂傳不可信而經亦不可信乎龍門之訛斷出於傳聞之誤

武從姬氏畜於公宮

焦竑曰左氏不載程嬰公孫杵臼存趙事而史記言之獨詳蓋趙朔同括之死也各因一事各為一時史公得

之傳聞誤合為一遂致事跡附會不可稽耳今按趙同於朔死之後見於左氏春秋者不一而足其非同時被殺甚明且趙世家載晉景公三年屠岸賈攻趙氏于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晉世家則載景公十二年以趙括與韓厥等五人為卿已自相牴牾不足信矣

與渠邱公立于池上

巫臣以戰陣教吳以扞城筴莒用其謀則勝不用則敗

亦一時偉才也子胥少伯城闔閭城會稽習水犀練句卒亦略相同其誘導夏姬與少伯之戀戀西子原英雄本色而蠡爲名臣巫臣爲逋臣者由其出身本末之殊狙詐君相止於傾危小人耳

衛人來媵共姬禮也

媿菴錄曰媵小事不書伯姬之嫁諸侯皆來媵之故書以見一女子之賢尚聞于諸侯況君子乎

左傳折諸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左傳折諸卷十三至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　湄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張虎拜

校對官助教臣蔡　鎮

謄録監生臣鄧洪繼

左傳析諸卷十三　　興國縣知縣張尚瑗　撰

成公

穆姜出於房

元女之責待傅之貞宋伯姬之在春秋賢女首稱也穆姜為之母拜韓奕則嫺於詩筮艮之隨則精於易亦賢女之不可及者矣然婦人而欲與于亂終以病國與衛定姜同疵覿碩人之篇美而德者孰如莊姜遇人不淑

而卒無一語干乎國政內言不出於梱出於房者殆未得為合禮歟

兵交使在其間

兵交使在其間自傳為此言遂為千古師律有故為恣睢決裂者酈食其伏隆之死田横張步自信其將亡而一逞也寇恂之斬皇甫文司馬懿之戮柳甫王建則皆以氣吞之縱横任意然則為使者蓋亦有命哉　阮瑀為曹公與孫權書呂布與袁術書皆引此語

南冠而縶者

獨斷法冠一曰柱後惠文冠高五寸以纚裹鐵柱卷秦制執法服之今御史廷尉監平服之謂之獬豸獬豸獸名蓋一角今冠兩角而以為名國語曰南冠以如夏氏左傳南冠而縶者是知為楚之冠秦滅楚以其冠賜御史

衛子叔黑背侵鄭

胡氏曰子叔黑背生公孫剽孫甯出獻公而立剽亦以

父寵愛之私故得立耳此與齊之仲年無異特書弟以為後戒

晉立太子州蒲以為君而會諸侯伐鄭

亭林曰此內禪之始史記趙世家武靈王傳國于子惠文王自稱主父遂相沿矣

晉侯夢大厲

宛斯曰晉景不明往往好殺先穀先軫之孫也縱曰違命罪不至族趙同趙括成季之子也為亂未形豈宜駢

死天道不爽大厲為祟其言雖不經要可為誅夺勲裔者戒

文

志恠録顧卲為豫章禁淫祀歴毁諸廟至廬山廟忽有一人開閤逕前狀若方相自說是廬君卲要進上牀坐與卲談春秋彌夜不能屈卲謂曰傳載晉景公所夢大厲者古今同有是物也鬼笑曰大則有之厲則不然燈火盡卲不命取乃隨燒左傳以續之

居肓之上膏之下

隋秦孝王俊有疾馳名許智藏俊夢其亡妃崔氏泣曰本來相迎如聞許智藏將至當必相苦奈何明夜又夢曰妾計得矣當入靈府避之及智藏至診脉曰疾已入心當發癇不可救也果如其言數日而薨

又

宣室志天寶中有渤海高生者病熱而瘠其臆痛不可忍召醫視之醫曰有鬼在臆中藥可以及於是煮藥而

飲之忽覺動揺有頃吐涎斗餘其中凝固不可解以刀剖之有一人涎中起初甚幺麽俄長數尺髙生欲苦之其人趨出降階遽不見自是疾閒

又

傅士凱曰考素問刺禁論鬲肓之上中有父母楊上善曰心下鬲上為肓心為陽父也肺為陰母也愚謂鬲者隔也自鬲以上皆心肺潔清之屬自鬲以下皆腸胃汙濁之屬故晉人言酒有鬲上鬲下之分是心在上鬲在

下固已而心下有微脂為膏鬲上有薄膜為肓素問痺論云熏于肓膜注云肓膜謂五臟之間鬲中膜也此正與心下之微脂相對者二豎居膏肓之上下則于腑臟略無所係為至虛之處非經絡所關故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也今韻書釋肓皆云心上鬲下謬矣

鄭伯討立君者

從古猜嫌莫甚於骨肉申公之紓晉與瑕呂飴甥之拒秦公子目夷之却楚其智相同而有幸不幸焉元咺叔

武其何以相全宋燕王德昭之死由從征幽州時軍中嘗夜驚不知太宗所在有謀立德昭者遂因以致忌而于譏之輔邸王含冤千古也

又

不更立君則君安得歸不以為功而反為辠千古一揆甚哉任事之難矣左氏斷詞祇一忠字可取餘言皆謬

吾不以妾為姒

唐光禄卿薛耀之子紹尚太平公主紹兄顗妻蕭氏弟緒妻成氏天后以其非貴族欲出之曰我女豈可與田舍女為妯娌邪穆姜所見正與相類

郤犫求婦于申伯

泉丘女之奔孟孫玃庚宗婦之私叔孫豹與施氏婦之強歸郤犫畏愛不同所讐者皆位高多金也視徐吾妹之薄子晳而擇子南識界懸殊矣

聲伯以其外弟為大夫而嫁其外妹于施孝叔

愚菴曰此外弟外妹是謂出母之子女先嫁于管于奚所生者與姑之子曰外兄弟者不同

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

晉楚之同盟者再皆宋為之合其成華元向戌交善于兩國之執政凡再三往還通達而後得之成十二年之初舉甫三載而輒敗襄二十七年之繼事約頗堅久由初則楚恃邲勝終有淩中夏之心繼敗鄢陵而鄭亦謝絕不往且始焉子反子重皆好反覆而欒書亦勃不禁

其樂戰思奮繼則以趙文子之碩德老成屈建亦温文爾雅盛事難遘洵係乎時與人哉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

司馬文正公曰昔與范景仁同在貢院試進士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論塲中皆以為民之始生無不稟天地中和之氣鄙意謂生者乃生存之生非始生之生也中者天地之所以立也在易為太極在書為皇極在禮為中庸其德至矣大矣上焉治天下下焉修一身捨是莫之

能音者聖人從心所欲不失其中施之於身以垂教天下後世調六律五聲八音以形容其心制吉凶賓軍嘉禮以軌物其德聽其樂則洋洋乎其心和循其禮則肅肅然其體正朝夕出入起居未嘗不在禮樂之間以收其放心簡其慢志此禮樂之所以為用也樂之用不過乎和禮之用不過乎順二者非徒宜乎治民乃兼以養生內和則疾疹不生外順則災患不至志氣平泰精神清明暢乎四支浹乎百體無禮則失中失中則棄命矣

記曰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成康公蓋用此道也

又

朱子曰中是理理便是仁義禮智曷常有形象來凡無形者謂之理若氣則謂之生也清者是氣濁者是形氣是魂謂之精血是魄謂之質所謂精氣為物須是此兩箇相交感便能成物游魂為變所稟之氣至此已盡魂升于天魄降于地陽者氣也魂也歸于天陰者質也魄也降於地謂之死也知生則便知死只是此理

能者養之以福

陸伯冲曰漢書律歷志引此語作能者養以之福顔師古注之往也往就福也孔穎達左傳正義亦云往適于福也蓋古本如此姚寛西溪叢語曰玩注亦當是養以之福傳本誤也今本作養之以福謂養之以致福耳於義亦通但杜預注此云養威儀以致福則恐非是竊謂養是養所受之中蓋敬慎於動作威儀之間乃所以養此中耳楊用修引漢酸棗令劉熊碑辭猗與明哲秉道

之樞養以之福惟德之隅

又

媿菴録曰左氏專論利害如天地之中一段極粹却說向禍福去矣

晉侯使吕相絶秦

秦晉婚姻之國古語流傳止爲穆姬文嬴襄之穆嬴此後絶矣惠懷文三君皆穆公所立所謂三置晉君者也韓之戰晉爲秦獲殽之戰秦爲晉敗釁端皆自晉啓之

就文公之身納王攘楚無處不藉秦兵南陽之地則獨啓侯伯之册命則獨錫秦雖甚忘形不能無觖望矣成鄭襲鄭秦自恃厥德然于晉乎何尤晉之尤甚在令狐一戰逆公子雍而復拒之且殲其軍宋儒僻說有謂殽之書法經故狄秦康之納雍不無間晉而窺其隙者夫悠悠渭陽康之篤念舅氏如此其摯若謂送公子雍爲包藏禍心則瑕甥郤芮舉火公宮稱于此時何不殄重耳而覆其國乎彭衙王官羈馬河曲累世構兵晉方主

盟中夏提挈諸侯莫敢不從復於令狐肆怨之後摟列國以大創秦邦吕相之文含沙射工磨牙肆毒劉彦和序檄移而引之與管仲責楚同譽吾謂鴟鳯各鳴未可同聲聽也自此秦長與楚為伍迨三家分晉猶却秦不與中國齒遇孝公發憤下令國中謀强秦之策吞并天下自三晉始夫亦流極之過激使然歟

又

文如簇錦淺人所最喜然觀其旨趣何異賈豎女子爭

言讀三過則嘔吐矣

稱族尊君命也

嫩真子引崇慎徽曰春秋載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其為簡册無幾故多從省文且如成十四年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九月僑如以夫人姜氏至自齊左氏曰稱族尊君命也舍族尊夫人也殊不知乃經之省文也經中若此者多矣成十八年公孫歸父如晉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十四年意如

至自晉二十三年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二十四年婼至自晉皆省文也愚按此說極當襄二十七年宋之盟經書夏叔孫豹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於宋亦同此省文傳以穆叔不從季氏視邾滕之指而曰不書其族言違命也其糾纒總在稱族不稱族以為褒貶低昂得此證之豁然氷釋矣

其必始于未亡人

魯哀姜通于慶父與弑閔公穆姜通于僑如謀廢成公宋襄夫人欲通公子鮑遂弑昭公與晉賈后魏胡太后唐韋后後先一轍皆國母暱比權奸之貽禍也定姜雖無淫惡然孫林父獲罪定公出奔晉侯强之歸國依外援以脅君父惡莫大焉定姜不比之仇而銜忿嗣君於獻公告亡之時猶啜啜有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之語毛詩邶風先君之思以勖寡人莊姜作也申培魯詩以為定姜所作勖作畜欲獻公當思先君定公以孝于己也

吾謂定姜宜思先君以自勗毋茫權臣以謀逐嗣君以定姜視莊姜其抱媿多矣

而甚善晉大夫

孔叢子子貢問孫文子以衛侯哭之不哀知其將為亂或稱其知何如孔子曰食其禄者必死其事孫子知衛君之將不君不念伏死以爭而夙規去就尸利擕貳非人臣也臣而有不臣之心明君所不赦也

又

家鉉翁曰春秋中世以後諸侯之大夫多自結於强國魯之季氏衛之孫氏宋之華氏皆結于晉者也不特外交其君又賄以結其大夫故君嘗見疎于大國臣反挾大國之援以脅制其君亂亡所從始也是故春秋深著人臣外交之戒

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

胡康侯云春秋執諸侯者衆矣未有執得其罪如此舉者故獨書爵以美晉侯夫執得其罪則被執之罪不待

言矣而傳以為罪不及民加恕辭于負芻然當成十三年弑太子自立之時子臧將亡而國人皆從之民之惡負芻也甚矣迨于成十七年晉執負芻不釋而國人又從而請之又未始不轉戴負芻而願之以為君其見惡也負芻之所自為也其惡之轉而為戴也非負芻之為而公子欣時貽之也嗣後負芻得謚曰惠自歸國以至終位無失道之舉則其率德改行於子臧之誘化未可知則謂之不及其民也亦宜

今公室卑而不能正

王室卑而不能正諸侯所以凌天子公室卑而不能正列國大夫所以凌其君華元能為此言可為宋之宗臣矣六官知其不免於討而一則曰是無桓氏再則曰桓氏無祀于宋其志專在私室矣首惡莫如蕩澤誅之而左師二宰三司寇皆出奔平日聲勢相倚可知華元先自出奔以動國人之心柄權既歸僞留五大夫以安諸桓而亟為決澨登陴以絕其餘釁誠定亂之才紓徐堅

制殆於兼之吾獨謂公子目夷讓國襄公魚氏世為左師魚石魚府必當以舊勲復之今一概拒絕華元行事不無過刻致成十八年復亂反藉楚鄭之師伐彭城而復入逆襄元年晉合諸侯以討叛三族不寧致動天下之兵晉以五大夫寘諸瓠丘而魚氏終于殄祀所謂忠為令德罪猶及之其是之謂夫

敢賴寵乎乃出奔晉

蘇頼濵曰元將討山而力不能討故出奔奔而國人許

之討然後歸故其討之也族人莫救書法如此言其出入之正是以能討山也使元懷祿顧寵重於出奔必不能討矣山實有罪而稱國以殺何也殺一大夫而國幾於亂非政也

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

有有服之族有同宗之族有服之族別以服者也服窮則非族矣故自九而止同宗之族別以宗者也宗遷則非族矣故無世數之可限禮記文王世子云族之相為

也宜弔不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鄭注弔謂六世以往免謂五世五六世以往則皆無服矣而猶謂之族非同宗稱族之明證耶故共公上距戴公九世莊公六世桓公五世而二華司城等皆以族稱蓋猶禮家之遺制也

善人天地之紀也

魏氷叔曰凡謀害君子者皆是與天地為仇敵縱逃顯報必有鬼誅紀字妙所以綱紀天地不致崩墜者全靠善人支撐自開闢以來若無善人只是小人庸人擠塞

天地只算得鳥獸草木狉狉榛榛耳成得世界否余嘗愛古人人者天地之心民神之主善人天地之紀善衆之主等語一句包蓄千萬道理即聖人之經何以加此

楚子自武城

合成之事子重主之子反力欲敗成侵鄭衛以致晉不意晉不報楚計無所出遂用汝陰之田子駟始終奉楚必陰受楚賂而與子反爲比其後卒以弑君蓋始之此

晉侯將伐鄭

鄢陵一戰其敗在楚而厲公所以遇弒晉之禍實萌於此二卿相惡楚之所以致敗而欒郤致釁晉卿之禍亦萌於此讀者須細心詳其端倪

司馬將中軍

楚法令尹將中軍令子反為司馬而將中軍者楚之叛盟子反主之子重知其必敗故以中軍讓子反所謂二卿相惡

外寧必有內憂

范文子外寧內憂之論晉山濤一引之宋李沆再引之於是吳平而八王之難作契丹盟而泰山汾陰之祀繇驗若左劵然非特此也王氏篡漢在呼韓來服之時武后亂唐在突厥高麗破滅之後以暨秦逐匈奴隋臣頡利窮兵啓釁厲階有由大抵文子之論其解有二一則時勢宜乘不容退諉者桓温劉裕不能定關中宗澤岳飛不能定河北南朝終為北并所謂不盡力子孫將弱

者也一則德力宜度不可貪功者童貫倚女真以滅遼賈似道仗蒙古以滅金神州反致陸沈所謂盡釋楚以為外懼者也滋蔓尋柯除狼得虎古今天下之變盡於此數言矣

塞井夷竈陳于軍中而疏行首

竇建德攻羅藝于幽州為藝所敗乘勝薄其營建德陳營中塡塹而出奮擊大破之古之善用兵者有陳于軍中之法

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

徐度却掃編漢書陳勝傳勝攻陳與守丞戰譙門中師古曰譙門門上為高樓以望樓一名譙故謂樓為麗譙譙亦呼為巢所謂巢者于兵車之上為巢以望敵也杜注巢車車上為櫓正義說文云轈兵車如巢以望敵也轈轈俱樓之别名觧揚登諸樓車亦同此義

甚囂且塵上矣

孫子塵高而廣者車来也塵卑而銳者騎来也

又

斛律金行兵用匈奴法望塵知馬步多少嗅地知軍度遠近魏太武襲柔然望賊營塵盛意其衆必多太子晃曰塵之盛者由軍士驚怖擾亂故也何得營上而有此塵乎伯州犂論晉軍亦望塵之法

騁而左右何也

繩武曰左傳三大戰文字凡晉人勝負情形俱於楚人目中看出口中説出楚人勝負情形俱於晉人目中看

出口中說出如此長篇無一句正叙直叙極整極暇錯綜變化神乎技矣至此處騁而左右一段尤是奇外無奇更出奇也史漢以下便多一氣直叙不復能如左傳之處處錯綜處處變化矣昔人論杜詩長律逐句轉折元白長律便多一直寫去此即左氏與史漢之辨

戰乎曰未可知也

州犂不識兵勢既云塞井夷竈而為行則晉師已動勢在必戰乃曰戰乎未可知所謂迫人者淺迫于

人者深楚既壓晉軍尚意晉未出戰中軍王族安其故
處不圖晉忽開壁直搗中軍手不及措而矢已集于王
目矣楚師之誤誤于戰未可知之一語

楚之良在其中軍

晉知楚登巢車悉我動靜故用欒范易行以誘之蓋
欒范中軍不離晉侯一步調置公卒不令居其故處
恐楚亦搗我中軍所謂多方以誤之耳後云有淖于
前此畀濕之途本非公卒所當出以欲誤楚故寧出此

畢塗國語云若易中下楚必歆之則是中下二軍互相易處使楚見下軍以為中軍并力攻之我則己擒其王族也登巢車一段極礙文勢以是兵機故不可去晉之勝楚全在欒范易行一著前既發其成謀此當詳其事跡竟不能寫出讀至及戰中目處生趣索然此左氏文敗筆讀者須以意融會得之

鍼曰書退

康成云對至尊無大小皆相名故子名其父曲禮父前

子名君前臣名弇州史料屢引此事公羊趙盾弒君臯
傳祁彌明自堂下呼之曰盾食飽則出㜸鉞之呼書彌
明之呼盾皆如聞其聲

徹七札焉

薛仁貴為鐵勒道副總管將行宴內殿帝曰古善射者
有穿七札卿試以五札射焉仁貴一發洞貫

好以衆整好以暇

毛子晉謂整暇二字治兵之道無逾此春秋每有交戰

戎馬從容詞令無非示整示暇正是威敵之意愚按魏書太祖紀行軍用師與鹵對陣意思安閒如不欲戰及至決機乘勝氣勢盈溢故每戰必克軍無倖勝此最得整暇之精而妙用之者

苗賁皇徇曰

楚將遁而慮晉躡之故中復戰之令然宣言以聞于晉其機淺賁皇即用其法而密令于軍中假洩楚囚之口機智轉深

穀陽豎獻飲于子反

吕氏春秋荆共王與晉厲公戰于鄢陵荆師敗共王傷臨戰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操酒進之子反曰却酒也豎陽穀曰非酒也子反之為人也嗜酒甘而不能絶於口戰既罷共王欲復戰使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王往視之入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若此不穀無與戰矣遂罷師去斬司馬以為戮

側亡君師敢忘其死

高閌曰凡楚師之敗必行兵法于主將而死之春秋之世楚實强于天下其所以能强者兵强也兵所以能强者將帥之力也將帥之所以力者賞罰行也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敗績者凡十有六而楚居三焉城濮之敗殺得臣鄢陵之敗殺公子側柏舉之敗囊瓦逃刑而奔鄭至于中國之敗績凡十有三不聞加兵法于一主將者國勢浸弱遂成姑息漢魏而下率皆蹕之端可為鑑

魯人請于晉曰

魯豈真愛負芻哉愛子臧耳愛子臧而假討我寡君為名使晉人復有歸君之舉事至此不忍言矣

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

服虔謂叔孫豹先在齊矣此時從國佐在師聲伯令人就齊師命豹豹不忘宗國白國佐為魯請于事理為當杜注以為僑如於是作亂豹因奔齊孔疏引之以豹之宿庚宗娶國氏皆一時之事下文傳遂言召叔孫豹于

齊而立之則孟丙仲壬二子之生於齊者當屬何時元凱以為因言其終誠強說也蓋僑如為逆季孟為忠聲伯使叔孫豹請逆於晉者將以廢僑如旋請復行父于晉者專以任季氏也

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

申包胥酌飲不入口七日子叔嬰齊亦四日不食申胥請于秦君國存亡之關聲伯請於晉亦君相安危之繫故皆苦身危行積誠以感動之

出叔孫僑如而盟之

漢書左將軍彭宣等劾朱博趙玄傅晏傾政亂治附下罔上大不敬于是諫大夫龔勝等以為春秋之義奸以事君常刑不赦魯大夫叔孫僑如欲顛公室亂魯國春秋重而書之晏等罪皆不道云云漢世引經斷獄此類最彰彰者

亦閒於卿

羈旅入人國而能得政延嗣者莫盛于陳完畢萬蓋由

時主好賢主權獨攬故也僑如宰嚭奸人不可爲訓然成襄以降此風蓋鮮苗賁皇有功于晉而不聞立族其時六卿强據不容有豢之者矣乃世裔著勳如叔向晏子孔子其君倚毗有加而位不加進若伯宗者反因以得譛覆宗權之下移可畏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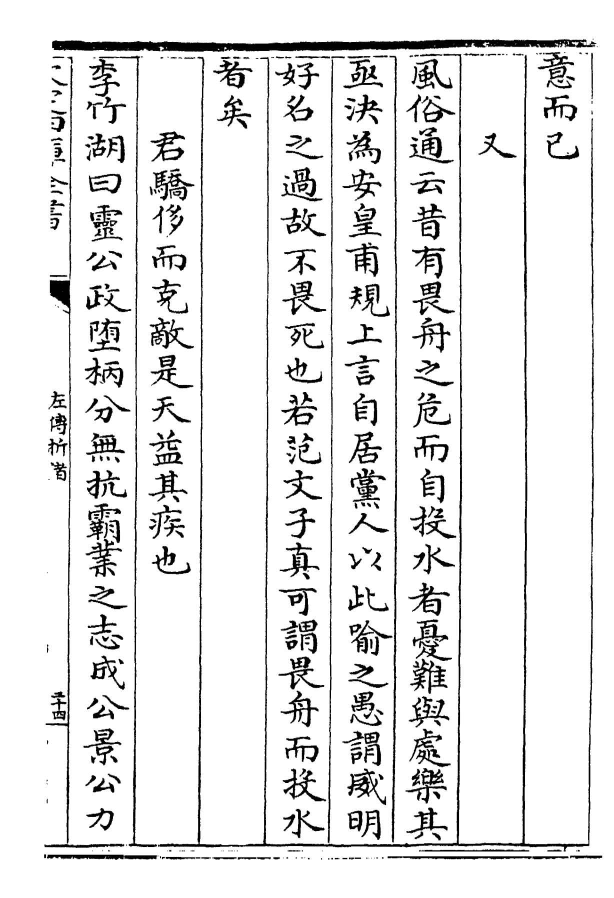
使其祝宗祈死

古人預尅死日者有矣祈死之説獨見於左傳然不敢斷其必無死既可祈齡亦可錫文王武王所謂窮理盡

性以至於命也宋有代淵者有疾名術士擇死日云丙申吉頷之至日沐浴而逝頗與范文子叔孫昭子相近

又

楊无咎曰終春秋之世祈死者二人一范文子一叔孫昭子文子之祈死以晉政多門内患將作不忍見厲公之弑而莫之救也昭子之祈死以季氏逐君已又見責不忍見昭公之出而不能復也靖難有心討賊無力不得已而祈一死以自全亦見其憂國愛君計無復之之



意而已

又

風俗通云昔有畏舟之危而自投水者憂難與處樂其亟決為安皇甫規上言自居黨人以此喻之愚謂威明好名之過故不畏死也若范文子真可謂畏舟而投水者矣

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

李竹湖曰靈公政墮柄分無抗霸業之志成公景公力

弱事淺無制諸侯之略厲公外強中乾無服人心之道四公雖執夏盟非復文襄之舊矣靈公以少主縱強卿上驕下肆楚范山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夸狄謀取其伯方且沈溺晏安厚斂彫牆輕殺而愎諫雖欲不亡得乎成公内難甫靖履國未長四年而後始出偏師以侵陳黒壤與扈二會僅能合列國而已外而楚人三歲三伐鄭晉無擯卻之師内而鄭家弑穆公晉無討亂之刑諸侯何所觀焉景公規模失序徒勤諸侯不

能首合與國大修同盟以治卽畀之黨使楚人得豨令尹辰陵而乃亟會攢函求山後諸狄是孰緩孰急也不能謀少西氏之逆誅陳國之惡使楚遂行方伯之事乃且修帷房一笑之憾興大師以伐齊是孰重孰輕也不能統一六師蒐繕卒乘以一矢遺楚而使鄭不復從爲中國羞乃且伐咎如滅赤狄哆然言功是孰害孰利也獨厲公赫然勵精有其志矣兼有其略矣德薄而多大功慮淺而數得志厲公自交剛敗狄狄則狄服會京師伐

秦則秦懼戰鄢陵勝楚則楚弱會鍾離通吳則吳成四鄰無釁而諸侯反貳是以沙隨辱魯猶未快也而求多季孫柯陵伐鄭猶未息也而再勤單子諸侯無患而蕭墻反危是以三郤之誅成而匠麗弑矣欲以文襄自命而反與靈同禍非其無服人之道以至此哉

齊慶克通于聲孟子

後慶封助崔杼禍齊于此知其積殃有自

鮑國去鮑氏而来

自此以後陳鮑專齊故特詳其詞本為鮑牽而忽捭鮑國閒情逸致使人可望而不可攀

鮑莊子之智不如葵

陸貞菴曰蒙衣乘輦之事路人恥之卿大夫知而弗言則奚以正國矣鮑子雖亡足不為病而仲尼顧笑之歟洩冶死曰無自立辟鮑牽刖曰智不如葵立論若此為善者懼矣蓋周之衰士不聞義而苟容為賢又藉口于當時之大人君子以護飾其短皆是類也

或與己瓊瑰食之

瓊瑰玉佩秦康公送晉文公者也聲子得之于夢懼而不敢占言之而遂卒周禮天子含用玉服虔云聲伯惡贈死之物夢見食之與贈生者異耳正義曰瓊玉之美者瑰珠也呂靖集韻玫瑰火齊珠

懼不敢占也

魏文之殿孔鴛鴦太史之三夢蜀狗皆以詐而得驗周宣以為夢者意耳神靈動之使言與真夢無異夫詐夢

而言之無異于真則真夢而故不言乃一旦言之皆神靈動之使言也記云至誠前知動乎四體豈其然乎

言之之暮而卒

杜畿嘗見童子謂之曰司命使我召子畿固請之童子曰今將為君求相代者君其無言忽然不見後二十年年六十二畿乃言之是日卒金罍子因以儷聲伯之事

晉厲公侈

五代史郭威簒漢一案與此節情事極相類楊邠王章

史弘肇之擅政三郤之專也後匡贊郭允明聶文進之諂媚長魚矯胥童之嬖也隱帝平三叛而驕厲公之勝鄢陵而侈也蘇逢吉禹珪與弘肇諸人水火欒書之與郤氏相惡也廣政殿入朝而駢戮無異三郤之陳尸于朝詔令潼攻鄴州諸鎮就殺郭威王殷無異胥童之刼欒書中行偃隱帝趙村遇弒即厲公匠麗氏之被執所特異者欒書迎周子于京師而立之晉猶得成其為晉郭威迎武寧節度贇于徐州旋拒而弒之劉漢遂移為

郭氏矣春秋時會盟征伐人畏公議加以文公霸業國本難揺五代則天子之位兵強馬壯者得為之而劉嵩乘亂竊國曾無以善其後也

欒書怨郤至

王崑繩曰三郤之誅始于書厲公之執成于書但書既怨郤氏是亦羣嬖之黨而羣嬖又欲殺書書既構郤氏于公是亦公之徒而公又為書所執人非始終無二之人事非彼此如一之事乃以為通篇線索且序書陰譎

已甚心術人品畢見

人所以立信智勇也

李梧岡曰三郤錡犨無足言獨郤至才實有用聘楚騁辭見專對之能決勝鄢陵有折衝之略乃其悻悻自喜矜已凌人足以取禍至于臨死之言猶為可念寕駢首就戮不與君較可謂守義而死者悲夫

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

黄楚望曰趙盾之罪與欒書中行偃不同書偃親為弑

逆然經却只書晉弑其君是書偃為政而别不曾討賊此等處雖欲不信左傳亦不可也若歐公只據經文則書偃得免于弑君之罪却出脫了許多惡逆之人

又

嚴閙止曰春秋以来亂賊之人未知禁告告者得以實聞故州吁以下直書其名告詞實也自趙盾以弑君非美名若為致辨而公子宋遂委其事于歸生天下始欲避其名其告或以實者賊非當國也今欒書中行偃弑

其君而藥書正當國其威福與趙盾同其狙詐之性不啻與公子宋同欲避弑君之名時史承望而為之諱必不敢以藥書之名氏布于諸侯書曰晉弑其君州蒲魯史之舊告者之詞非聖人之筆削明甚聖人作經誅亂討賊苟書其事即為刑書不能有所增加于其際故藥書之名氏終不見經要其罪狀萬萬無赦胡氏說經動輒歸諸筆削而于藥書之不名則無辭于是强為之說迹其傳義一若蒲有可弑之道書可免于弑君之名何

圖說經至于此極少讀胡傳奮然以為必不可從者莫甚于弒君諸條而于弒君諸條尤莫甚于晉弒州蒲之一傳以其犯敎害義庇亂賊而忍君親其為邪說之誣民乃更甚也

弒厲公

欒書荀偃一趙盾也程滑一趙穿也盾猶知出亡以解免荀偃與書之子黶公然于新君初政受命為卿董狐則書曰趙盾弒其君而州蒲之死書法竟以國弒同括

之滅史記趙世家猶云治靈公之賊迨欒盈夺族則曰

黶之汰虐足貽之又曰武子之德在人竟若無與于弑

逆之賊者蓋春秋至此卿族之勢愈張而視君為蔑如

又世局之一大變也

生十四年矣

朱子曰晉悼公甚次第才甚高只十四歲説話便有操

有縱纔歸晉做得便別當時晉室大段費力及悼公歸

來不知如何便做得恁地好如久雨積陰忽遇天晴光

景為之一新問勝桓文否曰儘勝但桓文是白地起來悼公是現成基址其嘗謂晉悼公宇文周武帝周世宗三人之才一般做得事都是一做便成

大夫逆于清原

廢君立君非常大變君弒而賊不討者不可以為國連稱管至父邴歜閻職邾之閽細人無立君之權者也鄭厲晉惠之誅傳瑕里克雖食言背德猶得討賊之義焉魯桓宣慜而翬遂皆未嘗傳世耳鄭襄齊景則歸父崔

杅死後乃伏其辜晉成之討趙氏亦然獨悼公者當欒荀恣逆六卿強熾之時清原對諸大夫之語凜凜乎有不自保之慮焉所以稍克振者厥絳句武之徒猶然顧名義且角立分持權不歸一而孫周以慎成端正之資應之上下協龢號為復霸不然則已為齊之蔫魯之寗矣然不三載而雞澤之盟大夫自為盟君若綴旒矣蓋政逮大夫時勢使然不可復挽下覲千載宋文帝能誅徐傅而晉簡文不能誅桓溫主權之強弱豈不霄壤哉

逐不臣者七人

朱子曰悼公逐不臣者七人而不誅書偃二臣非里克甯喜之比也愚謂所謂不臣者助厲公之虐者耳非預於書偃之逆者也偃與書之子黶方恭迎立之功而有敢曰試言其下者乎外傳晉語陽畢對平公曰欒書實覆宗殺厲公以厚其家代遠時變公論乃明耳

以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

慶克之內嬖元魏徐紀鄭儼之徒耳國佐發憤以清君

側是張華之所不敢為而桓彥範諸忠之所力奮者也君同中宗之昏而臣爊爾朱之跡求以善後不亦難哉

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于朝

杜注厲公弒絶故悼公不以嗣子居喪疏喪服小記與諸侯為兄弟者服斬康成云不敢以輕服服之明雖在異國猶來為三年也悼之父祖去晉適周無往来恩義厲見殺而悼被迎迎之以為君即與悼公敵體且葬厲公以車一乘國内不以為君晉語公即位從本國之文

比于魯桓之書公即位遇變而用常禮東晉元帝太興元年愍帝凶問至建康晉王斬縗居廬不可以此盛德之事望之矣

夫膏粱之性難正也

唐時綴姓系錄柳芳曰元魏孝文帝遷洛凡三世有三公者曰膏粱有令僕者曰華腴尚書領護而上者為甲姓九卿方伯者為乙姓散騎常侍太中大夫者為丙姓正員郎為丁姓凡得入者謂之四姓傳意非以膏粱為

美稱魏晉及唐重氏族乃別自如此

程鄭為乘馬御六騶屬焉

注六閑之騶周禮諸侯有六閑正義周禮掌馬之官無名騶者襄三十三年豐點為孟氏之御騶則騶亦御之類按月令季秋頒馬政命僕及七騶咸駕騶之名蓋沿于秦矣

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

王梅谿輪對劉子曰用人之要莫先乎人望晉悼以民

釁而用六卿興復霸之業東晉以人心而起謝安成破苻之計寳元慶歷間西夏叛命仁宗以經略付韓范軍中有西賊破膽之謡元祐初相司馬光遼夏人相戒曰中國相司馬矣謹無生事人望之能服人如此

所以復霸也

晉自文公以後歷襄靈成景世為盟主何云復霸復之云者必其先有失霸可知蓋邲鄢兩大戰晉楚更迭勝負陽橋之役魯衛列國皆從于楚不可謂非晉之大衄

繞角以後稍稍克振至鄢陵而大得志然則復霸之勲當屬之厲公矣厲以無道遇弒實欒荀之所深惡没其美而歸之於悼晉乘赴告册書即六卿之徒為之丘明亦仍其掌故耳未幾雞澤之役大夫自為盟君如贅旒祭公敦以合觀時變晉之强於外者强在擯楚弱于内者弱在授政六卿不然赫赫復霸之主而僅謚之曰悼其高于平頃者一間何歟

又

家則堂曰晉悼得國權奸之手假之以權漸至不制復以媚悅其臣者媚悅諸侯之大夫鄭人弑君于衛明知而不敢問衛人逐君立君不惟不討又從而奬寵之甚至諸侯在會而與大夫為朋霸國紀綱自兹始壞徒以襲鄢勝之餘威僥倖少安何霸之足云左傳備載晉國謟史後儒窮經鮮有具眼雷同稱譽甚者謂悼優于文愚每為憤歎

鄭伯會楚子伐宋同伐彭城

王方麓曰楚之為是舉非直納宋之叛臣其意猶在隔吳晉之道也楚莊之世嘗盟吳越直役屬之晉用申公巫臣教吳叛楚吳楚爭强中國之利也晉旣以吳敝楚楚乃復以越敝吳迨吳越相幷楚復兼幷之而益强大春秋之楚遂為戰國之楚矣

同伐彭城

水經獲水又東至彭城縣北東入于泗注彭城即殷大夫老彭之國也於春秋為宋地楚伐宋以封魚石崔季

珪述初賦想黄公于邳地勒魚石于彭城孟康曰舊名江陵爲南楚陳爲東楚彭城爲西楚文頴曰彭城故東楚也項羽都之謂之西楚城之東北起層樓其上號曰

彭祖樓

以塞夸庚

朱愚菴曰文選補亡詩蕩蕩夸庚李善注夸常也辨亡論旋皇輿於夸庚注引繁欽辨惑吴人以巨海爲夸庚者非

書順也

愚菴曰十二公中薨葬皆得其正者惟成公愚謂合之元年公即位正其終正其始亦惟成公

左傳折諸卷十三